

蔡应律
著

呼吸

YIN YUN

山西人民出版社

氲 氲

蔡应律/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氲氲 / 蔡应律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 6
(时代精品文丛)

ISBN7 - 5059 - 4068 - 6

I. 氲… II. 蔡…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1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3168 号

书名	氲 氲
作者	蔡应律
出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尹龙元
印刷	北京市图文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字数	320 千字
印张	13.5 印张
印数	0001 - 1000 册
版次	2002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7 - 5059 - 4068 - 6/I. 3164
定价	23.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联系



蔡应律，1946年10月出生
于四川省会东县。上高中时
被打成反革命，插队时坐过牢
(平反皆后来的事)。做7年半
农民后入砖瓦厂当工人。^{西昌}
1999年自四川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退休。33岁开始业余文学创作，
发表作品逾百万字。首届
“四川省职工自学成才奖”、
第二届、第三届“四川省文学
奖”、首届“凉山州文学艺术
山鹰奖”获得者。事迹收入
《中国职工自学成才者词典》、
《中国文学家传集》、^艺
《中华人物辞海》、《世界文
化名人辞海(华人卷)》等。

山崖上的情情节节(序)

蔡萌

给父亲的集子写序,是多年以前的一个约定。

那时,我在离家千里的校园里上大学,父亲的作品读得少了,但我枕边的小箱子里,却频频有父亲的来信装进去。它们是父亲的另一部分作品。这些厚厚的信,来自我依山傍水的家,或来自某笔会举办地,或来自日后出现于父亲某作品中的深山老林里。读这些信,常使我觉得依旧在家里进进出出——在饭桌上听父亲聊生活,在沙发上听父亲谈作品,或是在书桌旁,听父亲大声朗读他正写得得意的句段。父亲用家乡土话朗读。那是我的天籁之音。

装信的小箱子,是父亲送给我的十八岁生日礼物。十八岁的女孩,已经有些秘密需要珍藏了。很难想象,当父亲于一个初春的午后,埋头于邛海后面的一个窗子里,用一些金属小零件和一卷有着浅淡颜色的喷浆纸,细细致致装点那只老旧得漆皮斑驳的小箱子时,阳光该怎样的明亮,海风该怎样的轻柔,海面上的波光,又该怎样的细腻妩媚,风情万种……

一个砖瓦匠,只有在给女儿的十八岁生日准备礼物时,才有可能焕发出空前绝后无与伦比的创造力来——满脸放光的父亲这样解释他的劳作。

小箱子一直伴随着我,收藏着我珍贵的点点滴滴,从故乡到他乡,从学子到教师,从少女到少妇……这一历程中,为父亲写序的约定,也由一粒草籽,慢慢地长成了一片青草地,在我的心中。

“等我长大了,给你出集子!厚厚的,诗集、散文集、小说集、报

告文学集……”我对父亲说这话的时候还小，大约读初中吧，以为未来的社会只等着我们去呼风唤雨。父亲说：“序也由你写。”

这便是那个约定。

曾经，父亲在来信里写道：“太热。我现在坐在窗前，赤膊摇几下扇子写几个字，前臂抬起时与写字台撕得轧轧响。你母亲和妹妹已睡着多时。……”信的末尾，父亲告诉我有一个出集子的机会，叫我别忘了写序的事。我在西师宿舍里读完这信，并在一页白纸上写道：“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山民……”

在校时当过“反革命”，插队时坐过牢；十八岁下乡成为一张犁，二十六岁入厂成为一块砖。这些经历，使父亲笔下的文字具有了金属和盐的质地。那么，“山民”这词儿，于父亲或许是精当的。父亲出生于大山的褶皱里，考入西昌高中，或可以走出大山了，一场政治变故，去了安宁河谷，躬耕垄亩，一干数年。后来入砖瓦厂，从事装窑、做坯、拉架子车那类很原始的体力活。父亲喜欢引吭高歌，尤喜欢找人掰腕子，以显示“咱们工人有力量”。……想到父亲，我想到山崖，山崖上横逸出来的树，和太阳烙在它胸脯上的吻印。这是我对父亲的理解，也是我对“山民”的理解。

同时还是一个走出了大凉山褶皱，而爬上象牙塔旋梯的女儿，对父亲的理解。

对我和妹妹的教育，父亲好作“无心插柳”状。在砖瓦厂那样的环境里，父亲是以他汗流浹背的结实劳动和夙夜青灯的业余写作，以及由此营造出来的家庭文化氛围，来影响和锻造我们的未来前途的。我和妹妹到外地上大学那些年，家信往来异常繁密，写信，成了我们父女的一大生活内容和乐趣。父亲那些长长的充满睿智和激情的信页，成了我们人生航程上永远的帆。它们是专写给女儿读的。记得有一年寒假将近，父亲在信里写道：新养的一盆水仙齐扑扑发了六支箭，支支含苞待放，待什么？待你回来。……

而事实上我们的另一个更重要的教育者，是母亲。母亲是我

们全家人的老师,是父亲头上那个“大到无言的启示”。这一点,在父亲的文字里随处触摸得到。母亲的全部教育方式就是一个字:爱。父亲说:爱使天空绚烂。爱使一天三次升起的人间烟火袅然有致。父亲还说:“而学会爱,才是人生最重要的课题啊。”我猜想,这也正是父亲把这本集子叫做“氤氲”的缘故吧?爱就是一团和气。父亲无端地喜欢这两个字。

母亲还是父亲作品的第一读者和第一审稿人。一个东西写完了,修改,誊抄,最后仿佛被掏空了的父亲连看它一眼的气力也没有了,他夸张地歪倒到沙发上去,等着母亲去找寻那些纸上的错漏和笔误。这个时候,母亲会用一张白纸,记下哪一页的哪一行有什么错,让父亲订正。但这个时候母亲的另一个更重要的责任,是在内容上把关——在母亲眼里,因文字而招致祸端的事自古以来太多了,而全家人的平安,毕竟比不痛不痒去揭露和批评什么社会时弊更为重要。

后来,那本集子终于没有出成。原因种种,早记不清了。写序的事也就搁下了。

大学毕业,为落脚成都(男友已落定的城市),暴热中我往返奔波于成渝两地,颠簸于希望与失望、自信与自卑之间。那段时间,家信写得少也收得少了,改由一根电话线跟家里作更直接的联系并获得最及时的鼓励。那天我又碰了壁,天气阴霾,孑然茫然中,我站在熙熙攘攘的成都街头好一阵发呆。之后,就在街边的电话亭拨了父亲厂里的一个号码——象是知道我受了委屈,电话那端传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萌萌,爸爸在这儿!”我霎时间泪流满面……象这样的心灵感应并不止一次。最难忘的,是高中时学校组织骑自行车郊游,途中我摔青了左半个脸,同学们都吓坏了,我爬起来却一点也不疼,还笑哩。而当时在邛海对岸家里的父亲,却突然地左侧额角痛得不行……

而那天,就在我对着成都的陌生天空泪流满面的时候,我清晰

地触到了电话那头干爽清新的空气，以及明媚阳光的灼人热度。父亲说，在西昌的高原太阳里遥想成都，很自然地会在心里生出一种高原感来。父亲说，这是一种自澄澈透明的高处俯瞰市廛尘嚣的很舒服的感觉。——找到这种感觉，使我能够站在稍远一点的距离上，看待我正努力进入的这座城市，以及我正在进行的努力。

我终于留在了成都，在城郊一所由四面田野拢着的职高里授课，并开始对理想与现实间的冲突作最初的和强制性的调停。这期间再读父亲那篇《春祭》，感受就不一样了。那是一篇祭文，写给从小看着我长大的刘叔叔的。刘叔叔是父亲的朋友和同事，一个英年早逝的砖瓦工人。父亲当时也正病着，是躺在沙发上写的。父亲将它寄给一家省级大报，给退回来了，理由是，党报刊用此类文字，死者得具相当级别。这给了父亲很大刺激，乃在文前加上一段——

既然这世界不止是伟人们的世界，这世界就没有理由把所有的纪念文字专给伟人们留着。做伟人不容易，做芸芸众生同样不容易。

父亲将稿子寄给北京一家全国性行业报纸。很意外地，那报纸正在搞一个征文活动，且评它为头奖，主办者邀父亲出席颁奖仪式并代表获奖者发言。收到邀请函时，父亲正躺在驻军 519 医院的病床上。也不是什么大病，是第 N 次入院收拾他那痔疮，蹲大狱得来的。

在北京的那个讲台上，父亲的全部发言只讲了一个染匠的故事：那染匠在染缸前染布，染坊泥泞。有一天，染匠觉得垫脚的那块石头有点不对劲，想把它支支好。不料那石头很沉，搬不动。染匠是个死心眼的人，搬不动，偏要搬；还偏要弄它到河里去洗洗干净，看它到底是怎样一块石头。这一洗，华光出来了，原来是一块

巨金。据说这便是著名的“盐源巨金”的发现经过；还据说此巨金曾拿到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展出并引起轰动。父亲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脚下都踩着金子，我们所需要的，仅仅是那个染匠的死心眼。

父亲说，他全部的写作心得，仅此一点。

父亲写了二十来年，先是诗歌，后是小说和报告文学，再后来是散文和社会随笔，汇集起来，会是不薄的几本。眼下这本，只是已发散文、社会随笔的一半。不用说，此前那一大堆获奖证书并不是对这些作品的最后的评价。能对它们作最后评价的，是时间。

……

潦潦草草长大，真真实实做人——父亲这样概括自己的人生。

在遍尝了人生各种滋味之后觉得人生满是滋味，于饱览了世间无尽风光之后觉得世间满是风光——父亲这样收藏自己的感情。

而父亲在砖瓦厂这样一块不生长诗意和缱绻的土地上勤恳耕耘，也大抵只是为了一个目的：让自己四棱八角砖块一般的人生不至于过分荒芜，寸草不生。

2001年9月12日于成都市棕北中学



蔡应律散文随笔选

目 录

山崖上的情情节节(序) 蔡 萌

心之烟 情之岚

春祭.....	3
老插独语.....	6
生儿育女咏叹调.....	9
世界对我们恩重如山	14
缺陷还诸天地	18
世上有个母亲节	20
男人的责任	23
仰望星空	25
假以时日	27
抱持希望	29
简单地生活	31
心,不要扬起尘土.....	33
逐日而歌	36
自画像	39
黑白人生	41
感谢艺术	44
气度	47

小镇	49
姑娘,请让我为你选瓜	50
晨课	52
情人	54
过生日	56
叩响千年之门	58
雪融化了是什么	61
邛海 彝海	64
早来的雨季	66
心海上的银发	69
女兵的初恋	71
相伴大海	73
人生之驿	77
桌上的水仙	80
头发的故事	83
爱花成癖	86
到大学去看女儿	88
做丈夫的感觉	90
生病的日子	92
又是阳光如注时	94
胎毛笔	97
享福	100

山之阿 水之湄

秋阳 秋阳	105
邛海太阳岛	108
七月的芳草	110
西昌黄桷兰	112
春到邛海	114

水边上的茅草房·····	116
一生中的那个夜晚·····	118
穀中游·····	120
心中有种高原感·····	123
春韵·····	125
丽日蓝天下,那树·····	127
墙头芳菲·····	129
泸山一隅·····	131
这山 这水 这人·····	133
窗外的黄昏·····	136
深秋 深秋·····	138
彼岸·····	140
钓鱼·····	142
水碾房之夜·····	144
安宁河之恋·····	146
河西 河西·····	149
哦,丁佑君广场·····	151
香包儿·····	154
水城记忆·····	157
顽癣·····	160
月城之憾·····	162
还是那个月亮·····	164
搭车·····	166
茨竹坪纪事·····	170
配色的金沙江·····	174
十年土林·····	176
挎相机的泸沽湖·····	179
风景·····	182
观音变老妪·····	184
温柔在人间·····	186

穿越紫禁城·····	189
吊十三陵水库·····	191
脚踏八达岭·····	194
风来浪也白头·····	196
相约大通楼·····	198
我的山寨·····	201

世之相 人之影

我的图腾·····	205
别仇恨富人·····	207
脸皮的厚度·····	209
足球的模样·····	211
假祸·····	212
人造蛋,蛋造人·····	215
生猛的时代·····	217
嘴巴何物·····	220
中国是体育强国吗·····	224
兴奋异常·····	226
形象何物·····	229
拉你当名人·····	231
都没有责任·····	233
商人是什么·····	235
“级”这东西·····	238
一诺千金·····	241
服装是啥东西·····	243
我们怎样迈步·····	245
结婚·····	247
查房·····	250
讨表扬·····	253

家庭弄臣	255
骗局	258
多事之夜	262
剪刀劫	264
张三和他的女友	266
王二其人	269
朱先生搬家	272
老墨轶事	274
茶馆	277
酒技	280
马路小景	282
秋雨	284
研墨有声	287
午间的高大	291
人间事	296
人生	302

天之方 地之圆

谁是谁	307
人类	310
话语权种种	314
体育是一种宗教	319
生育文化与中国历史	324
请关注法律	329
十岁西蒙给我上课	334
遥望莫斯科	337
购物清单与收银机	342
由大同到小康	348
颠覆	351

史铁生之树·····	354
一位普工和他的一双手·····	357
向工人塑像致敬·····	359
无从效劳·····	361
本份·····	363
酒 酒精 酒神 酒精神·····	366
青青园中草·····	370
搜身记·····	383
福利房·····	386
保管员·····	389
与电脑对视·····	392
脑筋急转弯·····	396
点击网络文学·····	401
后 记 ·····	406

心

之

烟

情

之

嵐



